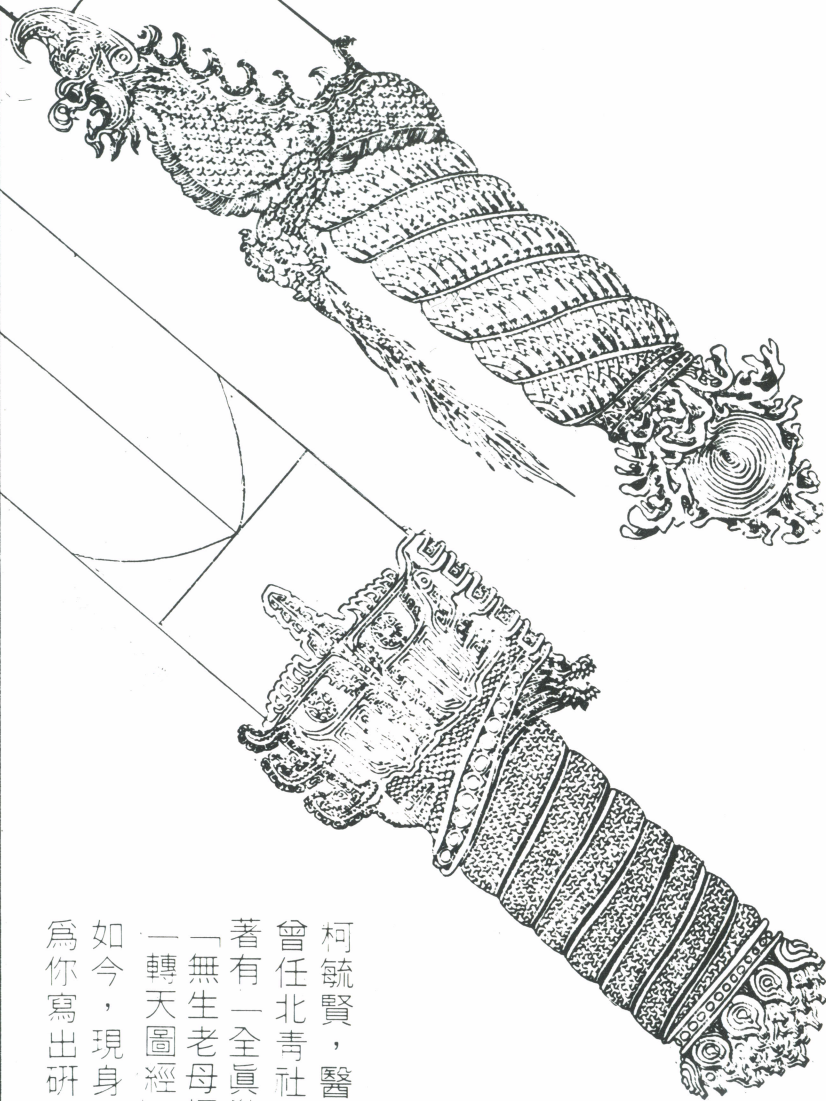




雙艦迷航

衆生志公又曰昔在天台山與諸佛菩薩
爲助助頭陀曰請衆生即被救
一蓮亦願兄末劫衆生即被救
衆生志公又曰昔在天台山與諸佛菩薩
爲助助頭陀曰請衆生即被救
一蓮亦願兄末劫衆生即被救



柯毓賢，醫學系六年級
曾任北青社長，綠杏社長兼總編
著有一全真教與明教」，北青32期
「無生老母探源」，北青33期
「轉天圖經」，食貨月刊13卷5、6期、
如今，現身說法
爲你寫出研究時的心理路程

● 柯毓賢

一九七九年的十月，我進了北醫，開始了醫學生涯。想像中的「醫學」就是解剖人體，用顯微鏡來看人的組織細胞；而「醫生」就是拿個聽診器和錘子到處聽聽，到處敲敲打打，然後開藥，然後要護士把病人叫到一旁去打針，如此而已！

開學了，上了幾個月，還是不知道「醫學」是什麼？「醫生」是什麼？爲了考試，學校課程自然是要唸的，又聽說隔壁的同學「生物」已唸了近百頁，於是凡事不能後人，翻開「生物」課本苦讀了一個晚上，終於「查」完第一頁，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什麼意思。反正到目前爲止，「醫學」對我還沒什麼吸引力，心中朝思暮想的還是我那既熱情又冷冰冰的情婦——「歷史」。

自小就喜歡歷史。小學老師曾經別的課不管，連續上了一個多小時的歷史課，講隋煬帝如何讓字文化及給殺了，國中時有個歷史代課老師，講宋代如何「強幹弱枝」，講宋代理學如何地「吃人」，講元代「丘處機」如何地殺人。他們的上課內容我能記得的已不多了，但我終身感謝他們的是，不像其他的歷史老師，他們把我從枯燥無味的歷史事件、人名、年代中提昇出來，他們告訴我每個時代人民的愚智與情感，給予我一把打開歷史世界的鑰匙，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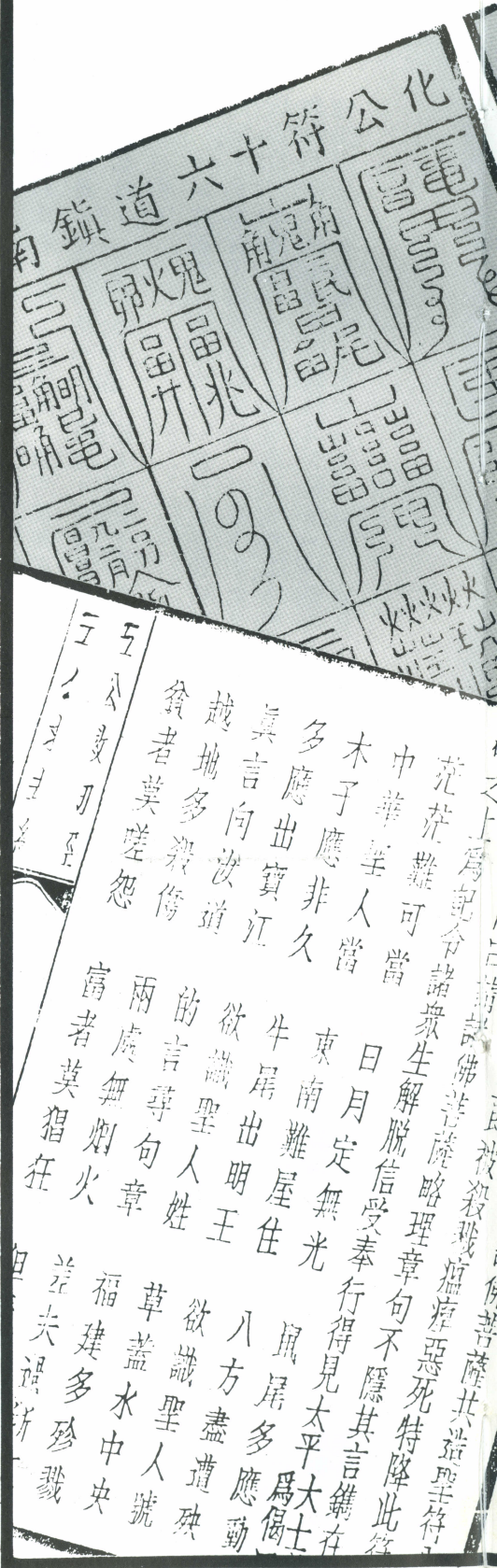
不會把我投入歷史的文字迷霧中而懼怕歷史——如同絕大多數的歷史老師所做的好事一般。

進了大學，既然「醫學」還不能作爲安心立命之所在，就把絕大多數的課外時間投入「歷史」之中。因爲沒有人指引，就胡亂在書肆中隨便挑書來看。反正只是興趣，顧不得先後難易順序，沒趣了扔到一旁就是了，於是迷盲地遨遊於中國近三千年的信史和不知年數的神話年代中，如此過了大學一年級。

明教●全真教

大一下學期的期末考之後，一切有了變化。

是在考「中通」之前，因爲是最後一科，又是在星期一才考，於是和一夥同學在前一週的星期六去青年公園游泳，然後看電影，片名叫「倚天屠龍記」，原作者是「金庸」。片中屢屢提到一個「邪教」，喚作「明教」，後來由劇情又得知片中的時代在元末的時候，心中便頓有所感，於是轉頭向「葉仔」說：「這『明教』假如真的有的話



，搞不好和明朝的『明』有關係！』，看後也不太介意，便忘了這回事。巧的是，下周一的『中通』考的便是『明清史』，回家後就順手拿起『長橋』出版一系列中國通史中的『明清史』來唸，沒想到開宗明義第一章解釋『白蓮教』的諸多源流之中便有一個『明教』，心中大驚，這金庸寫小說果然多有歷史典故，又聯想起從前唸『射鵰英雄傳』中的主角之一『丘處機』，國中的歷史老師也曾有提過，且當時老師讚譽有加，說得虎虎有聲。又奇怪如此兩個饒有奇趣的歷史題材從小學到大學從未在課本上見過，於是乎興味來了，就想自己動手找資料來看！

說得容易，問題卻很多，第一個問題便是有關於『讀書態度』方面。在此之前，幾乎可以說所有書都是人家捧到你面前讓你讀的。在學校，老師告訴你要讀那些書；在平常，一方面書商告訴你他們出了那些書，一方面你在書店看看老闆擺了那些書讓你挑。我們幾乎都是在已經曉得有那些書之後，才決定要看那些書。如今不一樣了，我希望看的書或文章（有關於『明教』及『丘處機』）是否存在都不知道，也許根本沒有人寫過，也許只有片羽鱗爪的記載，也許存在著大量的史料待人挖乾，反正一切都是在未定數之中。也就是說，從此我要為自己作一個心理建設，如果我真的對這一方面有興趣，則必需覺悟到：很可能會花了長長的一個漫長暑假而毫無所獲，也可能在路途之中處處懷有奇遇待我去挖掘，是成是敗，根本不知道。找到新史料，創立新論點，就可能揚名天下；但最有可能的卻是，徒勞無功而至於老死。話說嚴重了，但事實的確是如此，一旦鑽進去了，輕者浪費了一個暑假，重者浪費了一生。

「耐住寂寞，等待火花」或許就是找資料時最好的寫照吧！雖然有了這層心理建設，但接下來也是困難重重。因為自己學歷淺薄，不曾接觸過這兩方面的有關資料，而且對於中國歷史的索引資料又不熟悉，『明清史』那本書

亦未註明資料出處，只說明『明教』與唐代傳入的『摩尼教』有關；至於『丘處機』只知道是元初的道教人物，見過成吉思汗，其他所知不多。在只有如此單薄的認識之下，只好採用『土法煉鋼』，一方面走遍重慶南路大大小小的書店，翻查書店內所有的中國通史及有關於唐初、元初、及道教的書籍，看看有沒有任何蛛絲馬跡，後來果然在幾本負責任的中國通史書後的附錄中，看到幾篇討論『摩尼教』及『明教』文章的出處，但在基隆及台北的來回奔波下，這時也快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另一方面便是泡在圖書館中（主要是植物園的中央圖書館），將找到出處的文章影印下來，並由文章後面的附錄中再找出更原始的資料；此外，開始翻查幾本與宗教有關的論文索引集，以及中央圖書館近數年來每月出版一次的期刊論文分類索引。如此，在我的生命中第一次大規模的翻天覆地大搜查下，很慚愧地只找出幾篇相關的論文及書籍（後來幾年陸續發現也才知道尚漏失了很多重要資料未找到）。經過一個多月的研讀、分析，再參考各時代的國情民風，勉強寫出一篇『全真教與明教』，算是對近二、二個月來的努力作了一次結算。

事後反省，這篇文章寫得並不好，前後文不連貫，還犯了許多行文上及史實上的錯誤，這是有關於文章本身的，其實文章不重要，重要的是準備寫作過程之反省。第一，由於是第一次準備如此的題材，對資料的掌握不夠熟悉，很多還可以補充進去的資料卻沒找到，很多可以利用的資料卻沒用上，或者用錯了。所以說，沒學過『史學方法論』總是不行的。其次，書唸得太少也是先天上的不足，中外歷史不夠熟練，所以處處碰壁，處處都要再查書，例如談到宋朝南奔以及金朝破滅後華北的混亂狀況，更是必須回去重讀相關書籍才能真切了解丘處機功業之偉大；又如提到唐朝中葉之後何以朝廷如此遷就回紇，也必須回去了解唐朝自安史之亂後的中亞國際關係，才能明白摩尼

教何以能在中國興盛，等等無數的例子，都是在碰壁後才求補充知識上的不足。像這樣子的「亡羊補牢」面對如此的小問題尚可應付過去，一旦碰到基本的大問題，就「無法度」了。

一貫道●無生老母

了解了「明教」、「白蓮教」大概源流及流行概況之後，很自然地，下一步便會想到要了解民國以來的最大秘密宗教——「一貫道」了。很幸運地，在二上功課尚不十分吃緊的時候，找到了一本了解「一貫道」最好的入門書「華北秘密宗教」，是由大陸時代的輔大研究生李世瑜在抗戰之時遍訪華北淪陷區的各個秘密宗教，並親身加入信奉後，根據所見所聞以及搜得的資料所寫成的第一手史料，內容詳實可靠。最重要的是，對了解目前台灣流行的一貫道仍是有用。唸完之時，二上也已經快結束了，也就是說，一波又一波的課業重擔即將來臨了。

第一波便是「解剖」。從寒假到二下到暑假，安排生活時間的重點便逐漸由「無生老母」轉移到「解剖」了。上課期間，對於平素喜歡的「歷史」、「一貫道」問題不能再用上次那樣翻天覆地的大搜查了，只有改用隨緣的方式，隨手注意，拿到什麼資料便順手收下。積時日久，卻也收集了不少東西，這一方面的見聞也日廣，只是不像研究明教時的那麼「勇猛精進」罷了！

到了二年級的暑假，對於秘密宗教的了解又有了新的境界。是參加救國團「台灣史蹟源流會」的時候，看到文獻會所編「台灣省通志稿」內所載在日據時代大大流行於台灣的「齋教」資料，發現和現今的「一貫道」是有相似的信仰源流，於是研究的範圍又擴大了許多；此外，從翻

閱秘密社會方面「青幫」的流傳資料時，又發現它不只是每「天地會」一般的秘密社會，更是與「一貫道」、「齋教」具有相同信仰源流的秘密宗教，它們都是明末發展出來信仰「無生老母」之「羅教」（奉「羅祖」為教主，故名）的分支。幸好是暑假期間，便趁著課業壓力尚輕的時候好好地收集了一番。後來結算一年來的心得，寫就一篇「無生老母探源」。

寫完之後自我分析，發現了幾個問題。第一，考察的主題隨著「明教」而「白蓮教」而「一貫道」而「齋教」，時代由中古時代而近代而現代，地域上由遙遠的大陸而達所生所長的台灣本土，也就是說問題是從以往一貫延續到現在，所需要的已不只是歷史的考察，更重要的是社會學方面的考察；其次，既是需要社會學上的實地田野考察，最重要的便是要花下「時間」，不僅需要「時間」來收尋古籍，更需要花下「時間」去實地調查，而且往往後者的「投資報酬率」遠較前者偏低；我，有這個「時間」嗎？再者，「歷史基礎的不穩」在這個階段中愈發顯現出其嚴重性，欲了解秘密宗教的源流，不僅要熟通一般的中國秘密宗教歷史，更應該了解中國民間自古的信仰，「天」的觀念，「神仙」的觀念，道教的源流及沿革，佛教的傳入及流布，佛道二教歷代的辯難，中國人對儒釋道三教合一觀念的歷代演變，中國歷代執政者對待宗教的態度，中國的農村結構，中國歷代農民及貴族利用宗教信仰叛亂的分析，甚至宋代理學的發展等等都是缺一不可，必須透徹了解的。面對如此一個既小卻又龐大的題目，我開始有點懼怕了，知識的匱乏是一回事，「時間」的匱乏更是難以挽救的缺憾！

轉天圖經●董昌

暑假結束了，進入了三年級。

三年級起，所謂醫學生生涯的「黑暗時代」，沉重的課業像風暴般地壓過來，考試的陰霾不時籠罩着，什麼興趣，都應該丟到廁所裡去——對於我們這種不懂得利用時間的人來說，這是自保的最佳策略。

偏偏，在這個要命的時刻才自認能夠掌握秘密宗教問題的全貌；另一方面，卻也在這個時刻開始敲開醫學的殿堂，初嘗醫學的奧秘與樂趣，開始認定醫學確也有迷人的一面，醫學，也是可以作為安心立命之所在。從此開始進入「腳踏兩條船」的地步，在兩個極端掙扎、矛盾，迷惘。

暫且按下「醫學」不表，只說「秘密宗教」。

很幸運地，在了解「秘密宗教」的全貌之後，發現研究這個主題也等於幾乎將我所有的興趣包括進去：「歷史」不用說，「民間信仰」、「寺廟建築」、「民俗美術」、「宗教」、「社會學」……等等都是必需的基礎，也都是平素自己所有興趣的。甚至，以後也不必為旅行要到那裡玩煩惱了，到各地的寺廟、齋堂、道觀參觀、考察，不但有益於學術，遨遊於青山綠水之間更是旅遊的最高境界，真是太完美了！空口無憑，舉個例子來說：是在三下的一個禮拜天，一個人揹着照相機跑到六堵附近亂逛，心想進了攝影社近三年，相片也沒交一張，暗房也不會用，實在不像話，希望能隨緣照幾張相，順便看看當地的民間寺廟。不想相片沒照一張，卻在一間破敗正在重建的寺廟中看到一本特殊的「善書」（不是「善本書」的善書，而是宗教人士寫就勸人為善的「善書」），其樣式是線裝本，其內容則文白夾雜、散韻相錯，看其文字不像是近代的作品，前面有清末人寫的序文，說是明初洪武十年時從天上掉到杭州一戶人家的，玄的很！因為和一般在廟中所見供人索取的「善書」相差很多，所以就收下寶藏，以待後用。回去後仔細閱讀，發現隱語、拆字之類的謎語甚多，難

以盡解，只知這本「天台山五公菩薩靈經」主要說世人作惡，天將降下厄劫，如不向善，並敬信菩薩，膜拜「五公靈符」，等待「明玉」「羅平王」在寅（虎）卯（兔）年來解救，勢必遭劫，大意如此而已！至於其真正的製作年代（明洪武十年的說法很明顯是鬼話！）、動機、地域、製作者則無法明瞭，但心中有個直覺，認為和秘密宗教有點關係，只因功課煩重，無暇理它，便擱在一邊！到了升四年級的暑假，「時間」來了，就重理舊業，由關鍵字眼「羅平」下手，上天下地折騰了好一番，終於抓出了幕後的主使者——唐朝末年割據浙北一帶的節度使（所謂的軍閥、土霸王）董昌。他是個不學無術的地痞流氓又崇尚迷信，乘亂崛起，割據一方，後來竟生異心，想脫離長安的中央政府而獨立，便利用經常圍繞在他身邊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巫覡邪魔外道之士，為他製造了一部混合了通俗佛教信仰、明教（摩尼教）信仰、羅平信仰（唐末流行在浙越一帶，膜拜一隻名喚「羅平」的三足怪鳥）、寅卯信仰（也是流行在唐末，但其信仰者包括了四川的另一個土霸王節度使王建，可見地域較廣，此信仰認為在寅卯年將有救世主下臨人間）的經典——「轉天圖經」（就是後來的「天台山五公菩薩經」）作為理論根據及宣傳品，以廣招人心。結果稱王不到多久就被剷平了，可見這玩意兒實在不怎麼靈光！不想人雖亡，經典卻萬壽無疆。從歷代官方的禁令中，可窺見其流行之不衰；更有趣的是，從各代官方禁絕的理由，更可看出人民對於這部「經」的了解也迭有改變，宋時尚明瞭這部經的本質，說它「其大可畏」，竟敢傳佈革命思想，實在不得了；到了元、明兩朝，則只把它歸到一般迷信害人的邪書，忘了它革命的本質，到清朝，官方已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了，民間則大大地稱頌，說它可以避邪邀福，還給它加了一個堂堂皇皇的來歷；到了民國今日台灣更是悽慘，我猜是沒人完全可以完全讀得懂它了（包括我），但是善書局還是大量的印，無知的廟公善士們還

是用力地勸人信奉，董昌地下有知，不知是哭是笑。

花了個暑假，爬梳至此，也該開學了，便把一切又拋開一邊，應付「黑暗時代」的最後一個學期。一直要等到寒假，才有時間寫就一篇「『轉天圖經』考」發表。以後進入臨床醫學時代——人家說輕鬆其實更是累人的時代，再加上攬上一宗也是累人的苦擔子，從此「時間」被瓜分光，也就沒有精力再從事此業了，直至今日！

雙艦迷航 ● 不知何止

回首五年來的醫學生生涯，「醫學」是愈唸愈有趣，「歷史」則是始終保持高度的興味，終於變成腳踏兩條船的局面，今後何往，不免自己要對過去作個總檢討。

絕大多數的人都有自己的正業，同時也都有其他的興趣；譬如有了太太，還喜歡在外面拈花惹草。但同樣是拈花惹草，喜好卻人人不同，有人喜歡逢場作戲，玩玩就算了；有人卻寧願在外面構築一個固定的小公館，有一個固定的俏情婦，太太是生活所需，情婦是生命所需。興趣也是同樣道理，絕大多數的人只是玩一玩，有趣便是了；但有的人卻把精力一股腦兒投入，把興趣當作第二專業，這是兩種不同的態度——對於「歷史」而言，我是偏向後者。前者不說，因為我不知道；我們談談後者。

對於一個醫學生——特別是北醫的醫學生而言，想要建立第二專業，至少有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時間：無論你如何會利用時間，一到三年級以上，勢必要付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時間在課業上，否則無法達到同儕的水平。你所能利用最多的時間，只有寒暑假的時候。一旦作了實習醫生之後，時間更不是你的了，至少要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必須付給醫學生生活——假如想作一

個稱職的醫師的話。想一想，你有什麼時間發展你的第二專業了。

第二、訓練：時間已經夠少了，其實你所擁有的時間只夠你維持住這個興趣，那有時間讓你接受專業訓練。真正的「專業」定義是很嚴格的，必需同時擁有金字塔的上下兩端，既廣博又有深入了解之處，如此才能稱得上專業。否則孤軍造塔，沒有廣博的基礎，勢必處處碰壁的。當我作第一個專題考察（明教與全真教）時便有如許感受，那時初生之犢橫衝直撞，小題目尚可應付；後來觸角愈來愈廣，問題愈形龐大時，心裡便暗叫不妙，論通史通史不通，論佛道兩教又知道不多，如何研究秘密宗教？總是要打好各方基礎，才能論到研究。就算了解了這層道理，想要打好基礎也是困難重重，第一自然是時間問題；第二則是興趣問題，我們看東西總愛看上層有趣的東西，下層基礎性的東西則少有人有興趣，要看完總是要帶點強迫性的。在歷史系有考試逼着你唸整本通史、整本史學方法論等等等各類的基础「聖經」，若是自己來唸唸得完嗎？只怕還沒唸完興味就磨光了，還談什麼研究！第三則是老師問題，作學問若無老師指點迷津，很容易多走了冤枉路，甚至誤入歧途。但在如此一個獨立學院去那裡找一個明師呢？只有靠自己投帖同路了。很幸運地，前兩個問題我始終解決不了，唯獨第三項，由於閱讀著作而聽聞而親自拜訪了國內目前研究秘密宗教之大宗家大教授戴玄之先生，蒙他指點並一字一句批改「『轉天圖經』考」那篇文章，使自己少走了很多歧路，這恩情終身難忘。

總而言之，除非想拋開自己的正業，使醫學只變成是一個謀生的工具，否則以一個醫學生而言，想要建立第二的專業，是很難很難的——這是我五年來踩着兩條船，到處碰壁，經過迷惘矛盾後，一點點小小的感受！